

■新作聚焦

乔叶长篇小说《认罪书》:

历史照进现实后的罪与罚

□吕东亮

《认罪书》是“70后”作家乔叶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也是她迄今为止最见功力的作品。《认罪书》集大成式地显现了乔叶的才华:灵魂追问的力度、世事洞明的深度、叙事技艺的娴熟、语言表述的精准。更值得关注的是《认罪书》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的症候式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认罪书》不仅仅是乔叶个体的产品,也是我们当下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个标本。

罪与罚

《认罪书》的开篇题记写道:“是时候了,我要在这里认知,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罪与罚,这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整部小说叙述的核心动力。“罪与罚”,不是一个新颖的文学话题,但在《认罪书》中,这个话题被书写得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认罪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他们在道德上都是有瑕疪的。主人公、叙事人金金是一个自我道德定位不高而心灵坚硬、眼光犀利、语言尖刻的女性。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在乔叶小说的形象谱系中是具有连续性的,出身贫寒、备受屈辱、不甘低贱、勇于奋斗、不受拘束、率性自为是这一形象的人格特征。用乔叶在一些作品中的表述来说,这些女性心中积蓄了满满的毒,这毒是由不公平的命运所注入,又必将在命运的挤压中释放出来。金金也是这样一个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憎恨令自己耻辱的出身,厌恶虚伪的亲情,她出卖自己、利用别人,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她没有固定的人生理想却也无所忌惮地寻找真爱,不成之后展开疯狂的报复,以至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但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有所不同的是,金金不仅是一个为爱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另外一些故事的叙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故事的勘探者、追踪者,她的复仇实践、恶的释放带来了更为繁复、更为幽暗的人性经验,这也使得她呈现出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明显不同的特征:认罪。一向对自己伤害别人的行为心无挂碍的不羁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开始道歉,并且以认祖归宗的形式试图从根源上洗清自己的罪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信号和文化信号。

与金金相似,梁知和梁新这两个兄弟俩也以自己的方式清洗了自己的罪责,尽管方式有些惨烈,但是他们的罪孽无疑也是深重的。作为名字的谐音,“良知”和“良心”也有意地隐喻了罪孽的无可逃脱,人毕竟要面对自己的本心。此外,张小英、梁文道、王爱国、钟潮、赵小军、秦红、金金的妈妈等都是有罪的,就连作为受害者的梅梅也不也要承担着自己因为恋爱而导致的父亲死亡的罪责吗?尽管这罪责是非直接的,是部分的。他们都是有罪的人,即便无辜如婴儿安安,也不能幸免地成为一些罪恶的交集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在拥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人生来是有罪的,是罪恶的产物,这是人的原罪,而导致罪恶的因由无疑是欲望。

当然,《认罪书》不是要讲述一个西方式的原罪与救赎的故事,恰恰相反,乔叶在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式故事。在《认罪书》的诸多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式的情节模式,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因果报应。金金因肺癌而死,梁知自杀而死,梁新因车祸而死,安安因白血病而死,一直坚信自己应该“享受好的寿数”的张小英在顽强挣扎之后还是无奈地因绒毛瘤而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这些非正常死亡接踵而来,使整个文字的氛围黑暗、压抑、沉重。唯一的亮光是有罪者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金金的认祖归宗、梁知放弃仕途以便活得“更有人样”,张小英对金金母女的悉心照料,如此等等,无不展示了人性的暖意。

救赎并不是每一个有罪者的自觉行为,更多人对自己的罪是逃避、是掩盖、是讳莫如深。“文革”中参与凌辱梅梅的那些当事人,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推给历史和抽象的集体,但无论如何,这些罪责是无法逃逸的,只要良知和良心存在。在《认罪书》中,这些深埋的罪孽迟早会打开。

小说对罪孽的呈现采取的是金金追问、他人讲述的方式,但这一方式的根本前提在于,金金如何进入到追问的程序中去。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合般的情节——金金和梅梅长得极为相像。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情节,即投胎转世。本来,梁知、梁新、张小英一家可以安稳尊贵地在既有的生活中幸福下去,但梁知偏偏遇到了和梅梅长相相似的金金,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说,良知被触碰了。这虽然是极其偶然的,但却也是必然的;虽然是个别的,但却也是典型的。

张小英和梁文道在“文革”中那个静悄悄的晚上放任梅好投河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人看到,但是白信封的到来还是提示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小说结尾,那个一袭白裙的靓丽女孩之所以被叙述者确定“那就是我”,不过是在揭示金金作为典型的“一个”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个,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既然我们有罪,那么认罪就是必须要承受的事情,这种认罪几乎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本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似乎是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小说也一再通过诸如“洗屁股是为了自己干净”、赵小军所说的“我的心就净了”等表述来强化这一主题。

幽灵化地书写历史

《认罪书》的主题并不含蓄高深,值得思考的是,乔叶为什么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我以前的阅读印象里,乔叶有许多作品是张扬那些火辣辣、赤裸裸的欲望的,这些被很多人解读为“70后”作家的文化符码。因而,《认罪书》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感到一些惊奇。从《认罪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乔叶思考并书写一个时代的雄心。这种对整体性或总体性的追求,时常在男性作家的长篇小说里可以看到——比如李佩甫的《生命册》试图对时代进行长时段、总体性的把握,试图对人物形象作盖棺论定的分析和书写,试图对社会人生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在女作家那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人物的未完成性和生活的碎片感。在这个意义上,乔叶的《认罪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她在小说中写了生生死死几代人,也借助传统中国的因果报应、投胎转世等想象的伦理资源,试图为整个时代心灵状况立此存照,并展现出“滑落的人世保藏向上的认知,蒙尘的生命等来清高的认领”的美好情愿,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抱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书写并不脆弱,其展现的生命情状是那样的丰沛,因而其追求的总体性和确定性不像后现代论者所认为的那般虚假。

相比于前代作家而言,“70后”作家对历史缺乏兴趣,即便是书写历史,也往往呈现出解构或戏说的意趣,不具备严肃的文化含义。不过,情况正在改变,乔叶或许就是一个例外。对于关注“70后”创作的读者而言,《认罪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革”的书写,尽管这些书写在篇幅上甚至占不到三分之一。关于“文革”的话题虽然尚属禁忌,但还是具有讨论的吸引力和价值,《认罪书》的文本焦点很可能被误判为对“文革”历史劫难的深度反思和灵魂叩问。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认罪书》,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认罪书》毕竟不是“正面强攻”地进入历史书写,而且关于历史书写的实际笔墨也实在不多。

《认罪书》关注的是历史照进现实后的情形,是活在现实中

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博物馆中的历史,也不是封存在原有时空中的历史,而是生长进我们生命、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历史,是小历史,是个人史或者个人的身前史,也是个人对大历史承担的历史,这种承担是一生一世的事,在《认罪书》中具体的表现在《认罪书》中,这些深埋的罪孽迟早会打开。

《认罪书》中历史的呈现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完成的,回忆则是由心灵的触动、良知和良心的发现启动的。但是这启动有一个契机,那就是金金的介入。金金和这些历史的中心人物梅梅长得极像,从而遭遇了梁知,这成为开启历史大门的第一把钥匙。进而,金金一次次地打开或者撞开历史的一扇扇门,进入到历史的内核。在这个过程中,金金不仅是一个机智而又凌厉的追问者,单凭这些她是无法完成打开历史的使命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她和梅梅、梅梅的妈妈梅好极为相像。她是她们的幽灵,至少在当事人心灵的层面上是如此。“幽灵”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它和“鬼魂”近似,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中常常触碰到的事物,尽管它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是迷信,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一直是不在场的“在场”,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对此,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阐释得最为到位也最为深刻。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载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德里达此番论述的深刻之处在于既揭示了幽灵的存在是源于精神的有罪和堕落,又指明了幽灵所象征的救赎进而安顿灵魂的诉求。

《认罪书》中对于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心灵状态的呈现颇为契合德里达的此番论述。原本处于仕途事业上升期的梁知,压制了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本来可以风风光光地持续自己的成功和幸福,但幽灵还是不期而遇地降临了,作为梁知罪恶感的投射物,作为良知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的金金,引发了梁知强烈的救赎愿望,进而展开一系列的认罪实践。同样,梁新也是如此,张小英也是如此。张小英试图抗拒幽灵的逼近,一直顽强挣扎在认罪与避罪之间,但还是选择了救赎,这归根结底是心灵的需要,是精神还乡的需要。事实上,即使金金不出现在婆婆张小英面前,张小英以及梁文道还是无法逃避幽灵的追踪,那些神秘的,按时来临的白信封虽然没有人的躯体,却同样具有幽灵的效力。

说到此,不能不承认《认罪书》有悬疑的成分,虽然我们不能把《认罪书》视为悬疑小说,但其中悬疑感甚至惊悚感却是分明存在的,这使得《认罪书》的灵魂叩问有一种辛辣的刺痛感。因此,《认罪书》对悬疑元素的借用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尝试。

《认罪书》对于历史的处理就是以这样幽灵化的方式完成的。而事实上,幽灵化可能是历史显形最为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对历史的个体承担者而言。它诉诸于每一个个体的成长历史,也携带着丰富的大历史的信息。凡是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在人的内心留下印迹,以罪恶形态出现的历史情形,必然会在人的内心留下罪感。历史过程中有很多毁灭美好的事情,虽然在当时通过强力或者其他非正常的手段得以解决,事后又加强掩盖,但总有一天,幽灵会显形,会困扰、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幸福,历史也会被重新打捞、重新认知。

《认罪书》中有一个不雅的意象:冰箱里冷冻的一块肉。它隐喻人的罪行尽管被强行封冻而变得无气息,但它毕竟是罪行,迟早会发出臭味让人窒息的气味。这个意象对于罪感的形容十分恰切。而幽灵的出现,使得这个让人感到不适的比喻更容易让人接受。乔叶在《认罪书》中对于历史幽灵化的处理对当代文坛关注历史的创作而言,无疑是一个富有启示的话语实践。

■创作谈

今年8月20日,开国元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在网上发表了一封道歉信。47年前,他作为北京八中“造反派”学生领袖、革委会主任,组织批斗了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造成许多人身心受伤,现在,半个世纪即将过去,他向那些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老师和同学们表达忏悔之情。他说:“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

对他的道歉,媒体说:“他的举动,受到来自各界的惊呼和热议……这是自刘伯勤刊登广告向‘文革’中受自己伤害的师生道歉后,河北宋继超、安徽张红兵、湖南温庆福、山东卢嘉善、福建雷英郎等‘过来人’以不同形式反省并向受害者道歉之后的又一例忏悔事件。”连续6个人名,似乎例子很多。但我们都知道,这貌似多是因为实际太少,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只要出现一个就会万众瞩目。主动道歉、忏悔和反思的人,在中国始终都是异数。正如陈小鲁所言:“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谁脱,还有一个,是反思。”我们的国人最常用的前3种。

《认罪书》中几乎处处都可见前3种,却也有最珍贵的第4种。也正因了对第4种的执念,所以我写下了《认罪书》。论到初衷,《认罪书》的本质其实也就是第4种,因此它和道歉有关,和忏悔有关,和反思有关,也因为道歉、忏悔和反思的人是如此之少,所以更和追究有关,和认罪有关。所以当有媒体问我:《认罪书》题记说要“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这“罪”在何处,如何救赎?我回答道:我最想让小说里的人和小说外的人认的“罪”,也许就是他们面对自己身上的罪时所表现出来的否认、忘掉和推脱。如何救赎?只有一条路径:诚实地面对自我,清洗自我。

创作这部小说的第一动力自然是因为我对“文革”产生了兴趣。而我之所以对“文革”产生了兴趣,追根溯源,也许是由于我对我们的当下生活更感兴趣,对我们当下的很多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由此上溯,找到了“文革”这一支比较近的历史源头。曾有朋友问我:你写“文革”到底是什么?我回答:我写“文革”到底是什么?我写“文革”到底是什么?我写“文革”到底是什么?我写“文革”到底是什么?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里面的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认识历史,解说历史,甚至是修改历史,也就是说,几乎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私人角度来叙述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体温。我就想,是否该让一个最接近于零度叙述的角色出现,从而和那些私人色彩很强的角色形成一个互文空间的效果?想来想去,我选定了“编者注”的形式,来象征最冷漠的、最没有温度的、最没有感情色彩的官方话语,与那些浓重的民间话语形成对照关系。这么结构还有一点用心:因为通过篇以“我”叙述过于流畅和单调,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打断这种流畅感,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们的阅读慢下来。这种手法我在《拆楼记》的图书版里用过一次,因为最后的清样没有看,被编辑自作主张删掉了许多,让我很痛心,也很不甘,所以这次便酣畅地、尽兴地又使了出来。

□乔叶

最珍贵的第四种

广告
置顶
天地之眼.....刘华

重磅中篇
杨铁匠.....阿微木依萝

精彩短篇
干塘.....顾德良
城市的狗叫.....邓西
休书.....尹守国
牙印.....许福元

本土·江西小说联展
又梦向日葵(短篇).....东庄

每逢单月1日出版
主管·主办:江西省文联
地 址:南昌市八一大道371号
邮 编:330046
电 子 信 箱:xh371@163.com
电 话:0791-86263230
定 价:8.00元
邮 发 代 号:44-13

首创于一九五〇年
老牌·锐意·好看·典藏

二〇一三年第六期(总第六百三十五期)目录

星火中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盛宴.....王佩飞
医药园.....王保忠
成家记.....柏祥伟
烦恼撞了老贾的腰.....吴东晓
两个女人的盛夏.....流瓶儿
底线.....陈容

短篇小说

赵小哥的演讲.....李敬宇
夫妻.....娜或
从毛衣上飞走的天鹅.....余同友
潮湿的日子.....张春玉
杯中的茉莉花.....邹君君
选择死亡的狼.....王族

散文·随笔

中国画圣八大山人.....陈世旭
寂寞梅关.....王十月

是东方的,也是世界的.....严歌平

被遮蔽的痛和爱.....吴佳骏

一月诗稿.....沈苇

一路欢唱的孩子.....李昌鹏

在民俗大舞台.....洪哲燮

现实、文化和记忆中的“异”及

其诗歌传达.....杨四平

诗 歌

二〇一三年第六期 目录

中山文学

图书出版征稿

西部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WEST New literature edition
新文学版
2013.11 目录
西部头题·西部中国诗歌联展(一)
柏桦的诗 娜夜的诗 叶舟的诗
冉冉的诗 贺中的诗 姚辉的诗
小说天下
书法菩提
入场券.....张晓林
跨文体
一首诗主义·松拜草原诗会
阿苏 程相申 亚楠等
边界人家.....丰子恺
我的时光.....胡澄
微地理.....马叙
维度
关于若干海子诗的传记式批评.....胡亮
眷顾于“土”的思与诗.....沈奇
周边·中亚小辑
我的童年.....钦吉斯·艾特玛托夫
巴赫特·阿曼别克译
美容镜前的拥抱.....热依罕·马金
阿丽泽
塔吉克斯坦行纪.....郑新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邮箱:xbxiaooshu@sina.com(小说) xbsanwen@sina.com(散文) xbshigepinglun@sina.com(诗歌、评论)

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九十个工作日。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邮箱:zs8588@126.com.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本报讯 由天津红楼梦研究会主办的《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近日创刊。创刊号选载了天津学者的《红楼梦》研究成果,对“津沽文化”所指涉的雅文化、俗文化、洋文化也集中进行了探讨。

《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编辑部聘请天津资深学者担任学术顾问,由红学、民俗、文物、图书古籍专家担任栏目主持。刊物包括《红楼梦》文本解读、文化研究、文献考订和津沽民俗、文物古迹、图书收藏、学人见闻等板块,作者以业内《红楼梦》研究者和津沽文化学者为主。该刊为红学和津沽文化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研讨的平台,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的窗口。(熊元义)

西川英文诗集获美国翻译奖

本报讯 由卢卡斯·克莱恩翻译的《蚊子志·西川诗选》日前获得美国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该奖项近日在布鲁明顿举行的美国翻译家协会年会上颁布。

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设立于2009年,专门奖励优秀的亚洲诗歌翻译作品。评委会认为:《蚊子志·西川诗选》体现了西川诗歌语言的多样性和其对残酷而迷人的人间喜剧的犀利洞察。这其中既有对中国语言的深入探索,也展现出他深厚的西方文学素养。

西川的《蚊子志》2012年由纽约新方向出版社,曾入围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它也是普林斯顿大学今年向英文写作专业学生推荐的12本图书之一。西川写道:“在历史的缝隙间,到处是蚊子。”诗集既包括西川早期写的抒情诗,也有后期充满思辨力的散文诗式的写作。(欣闻)

本报讯 11月18日晚,大型百老汇原创音乐剧《大梦神猴》在北京民族宫剧院首演。该剧改编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演绎了一个国际范儿的中国“神猴”的英雄形象,也使这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大梦神猴》由美国音乐剧制作人托尼·史蒂麦克制作,詹姆斯·洛切夫编剧,格莱美音乐奖得主路易斯作曲,胡晓庆任中方导演。该剧集结了中、韩